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通證大學章句或問
論語集註卷上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王元愷

四書通證總目　　四書類

大學章句或問通證一卷

論語集注通證二卷

孟子集注通證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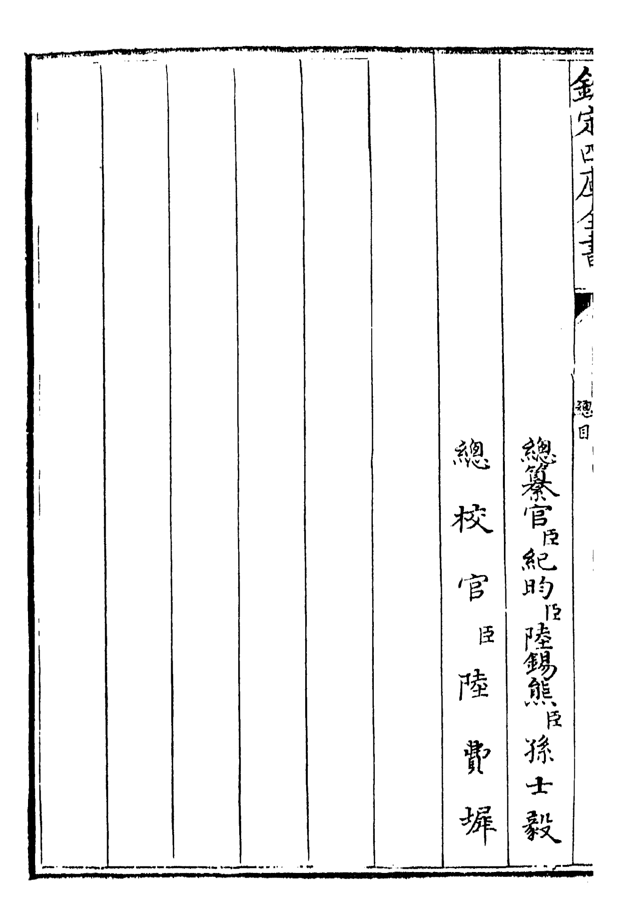
中庸章句或問通證一卷

臣等謹案四書通證六卷元張存中撰存中

字德庸新安人初胡炳文作四書通釋義理

而畧名物存中因排纂舊說成此書以附其後故名曰四書通證炳文為之序稱北方杜緱山有語孟旁通平水薛壽之有四書引證皆失之太繁且各有未完存中能删冗從簡去非取是又曰學者於余之通知四書用意之深于通證知四書用事之審推之可謂至矣今核其書凡引經數典字字必著所出而夏曰瑚商曰璉承包氏之悞者乃置此一條

不引禮記以證之蓋不免有所囘護不知朱子之學在明聖道之正傳區區訓詁之閒不足為之累亦不必為之諱也又如三讓引吳越春秋泛及雜說而歷代史事乃置正史而引通鑑亦非根本之學然大概徵引詳明于人人習讀不察者一一具標出處可省檢閱之煩于學者亦不為無補也乾隆四十三年五月恭校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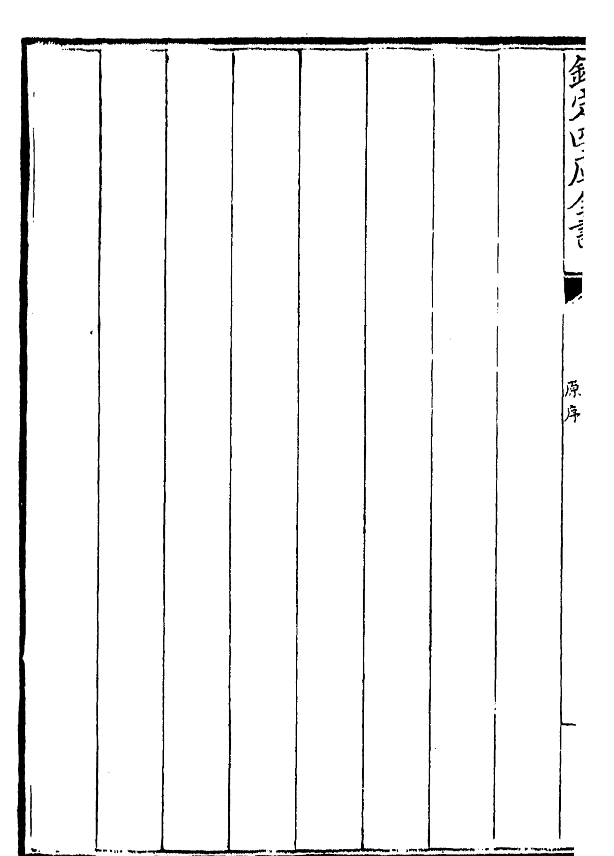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四書通證原序

北方杜緱山有語孟旁通平水薛壽之有四書引證皆失之太繁且其中各有未完處觀者病焉今友人張德庸精加讐校删冗而從簡去非而從是又能完其所未完者合而名之曰四書通證以附余通之後學者於余之通知四書用意之深於通證知四書用事之審德庸此書誠有補云泰定戊辰正月壬辰雲峰老人胡炳文

序



四書通證凡例

一四書集注明理用事簡明為尚至集成而理愈晦矣雲峰胡先生去其晦而取其明則理通矣今箋義出而事益繁矣存中不揆僭越去其繁而從其簡則事亦通矣此二書之所以作也

一旁通杜氏以朱張語孟為之今只證朱子所引事者其餘皆不復出

一引證薛氏所集與旁通同時如語孟所引者則一而薛氏訓詁太繁又引四書互證四書似此類皆不復出

一標題四書熊氏以旁通增益而已凡旁通未有者今皆參考增附於此

一四書箋義趙氏所輯與旁通標題相類而過於繁冗如集注本自明白者不必引可也今亦參考增附

一凡四書通内已注釋者此不復出如大學序王宫有學及禮樂射御書數之類取熊氏標題及齊氏六藝説已明白矣其餘詳其所難知畧其所易見

如旁通引證有遺缺者輒紀一二然所引經子史集則一故不標係某人所紀慮其繁也

一存中指摘先輩深懼不避然不從簡俾初學之士夸多務靡玩物喪志至不為心身之求則無益矣校之旁通諸書此三之一爾然猶自以為繁惟同

志之士是正幸甚

四書通證

羣書總目

周易　尚書

毛詩　周禮

儀禮　春秋

大戴禮　禮記

爾雅　左氏傳

公羊傳　穀梁傳

戰國策　兩漢書

魏志　蜀志

南史　唐書

帝王通歷　資治通鑑

世説　劉向説苑

新序　博雅

黄帝素問　杜少陵詩集

韓昌黎文集　周濂溪文集

大學章句或問通證

元 張存中 撰

章句序

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

書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

率舞

周禮地官司徒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記誦詞章之習

禮學記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記問謂豫誦雜難雜說至講時為學者論之此或時師不心解或學者所未能問按近思録謝顯道云嘗録古人善行别作一册明道先生曰是玩物喪志胡安國云謝先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

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作話頭接引博學之士

虛無寂滅之教

通鑑漢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過焉音煙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顔師古曰今佛像是其遺法也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蔡愔等之天竺求其道得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不滅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

故所貴修錬精神以至為佛

傳十章

楚書楚語

國語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圉楚大夫也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趙鞅鳴其佩玉以相禮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珩珮玉之横者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甞為寶楚之為寶者曰觀射父言以賢為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

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說媚也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痛疾也又有藪曰雲夢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楚有雲夢藪澤名也連屬也徒洲洲名也龜珠角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龜所以備吉凶珠所以禦火災角所以為弓齒所以為弭皮虎豹皮也所以為茵鞬革犀兕也所以為甲冑羽鳥羽也所以為旌毛氂牛尾也所以注竿首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享獻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

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之焉圉聞國之寶六而已明王聖人能議制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祭祀之玉）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水精禦火災）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譁囂刺簡子鳴玉以相也）

事見檀弓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平聲耳獻公殺其世子申生重耳避難出奔是時在狄就弔之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嚴本作儼喪去聲以告舅犯舅犯重耳之舅狐偃也字子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欲反國求為後是利父死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說猶解也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

憂（音與預）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他志謂私也）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喪祭用氷者也

禮喪大記君設大盤造氷焉大夫設夷盤造氷焉士併瓦盤無氷設牀襢笫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造猶納也襢第袒簀也謂無席）

如浴時牀也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歛先納氷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氷以瓦為盤併以盛水耳

周禮天官凌人掌氷正歲十有二月令斬氷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外内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氷鑑賔客共氷凌氷室也鑑如甀大口以盛氷置食物酒醴于中以禦熱氣防變色失味也甀音縋令大瓦盆屬大喪共夷盤氷鄭氏曰夷之言尸也實氷于盤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尸之盤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移尸曰夷于堂皆依尸而為言

或問

經一章

其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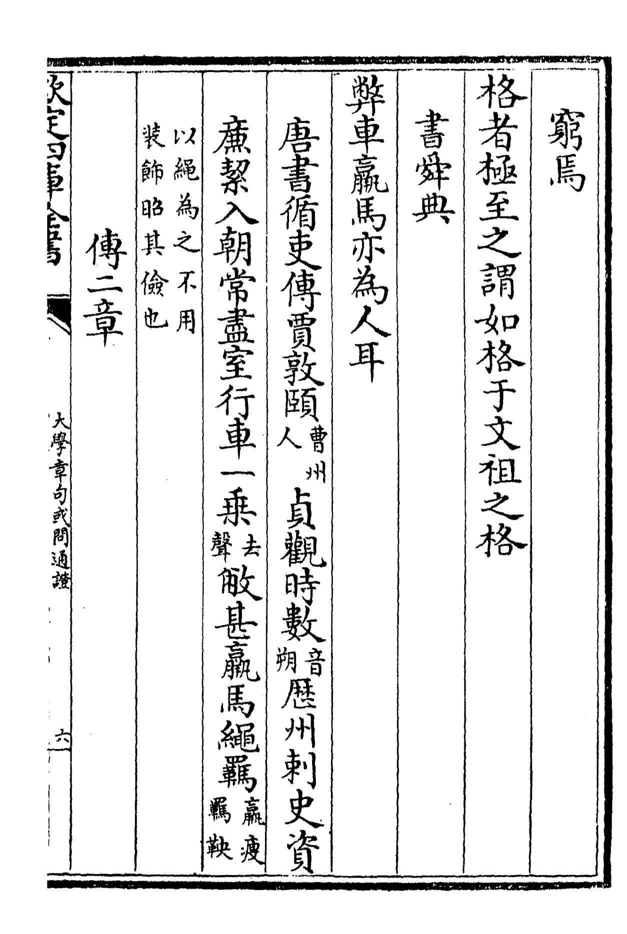
禮禮運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

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

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

太極圖說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



窮馬

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

書舜典

弊車羸馬亦為人耳

唐書循吏傳賈敦頤曹州人貞觀時數音朔歴州刺史資

廉絜入朝常盡室行車一乘去聲敝甚羸馬繩羈羸瘦羈鞅

以繩為之不用裝飾昭其儉也

傳二章

周武王踐祚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退而於其几席觴豆刀劍户牖莫不銘焉今其遺語尚幸頗見於禮書

大戴禮武王踐祚篇武王踐祚三日踐猶登也祚位也人君登寶位謂之踐祚也名士大夫而問焉曰惡平聲有藏之約而行之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皆曰未得聞也然後名師尚父而問焉尚父大公望吕氏詳見孟子離婁上曰黄帝顓帝之道可得而見與平聲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側皆反下同矣王齊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

東面而立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為戒書於席四端為銘焉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殷監不遠視爾所代几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敬口生垢口戕口　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　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楹銘曰毋

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　杖銘曰於乎危亡於忿疐於乎失道於嗜慾於乎相忘於富貴（於乎之於音烏）　帶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共共（並音恭）則壽　屨銘曰慎之勞勞則富　觴豆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驕驕則逸　户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知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先揺揺雖有聖人不能為謀　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

皇天敬以先時　劒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　弓銘曰屈申與伸同之義廢之行之無忘息過　矛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余一人所聞以戒萬世子孫

傳三章

亦未必不為尾生白公之為也

莊子盜跖篇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尾生一本作微生與女子相期約於橋梁之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又出抱朴子

左傳哀公十六年楚太子建之遇讒也楚平王太子名建費無極為少師不得寵愛於太子故讒譖太子於平王自城父奔宋城父今襄城城父縣故使太子居之無極言於楚王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王信之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奮揚知太子冤故遣令去太子建棄城父而出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宋華氏向氏為亂建辟而奔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子木即太子建晉人使諜伺之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

名之楚令尹子西即公子申葉音攝公曰即葉公子高沈諸梁也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音境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名之使處吳竟為白公白楚邑楚邑宰皆僭稱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政令猶未得節制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曰鄭人

在此雖不遠矣勝自厲欲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音汝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且楚國用士之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石乞勝之徒黨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白公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劔

不動勝曰不為去聲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白公請以與吳戰之所得鎧仗兵器皆出而獻之欲因以作亂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刼惠王

傳五章

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

書洪範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

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思而作睿則無所不通而成聖

西漢董仲舒傳廣川人也仲舒以賢良對策曰彊上聲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

文言所謂學聚問辨

易乾卦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學聚問辨進德事也寬居仁行居業事也

劉子所謂天地之中 劉子周頃王季子定王弟

左傳成公十三年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 劉成食采之邑名康成子受脤 市軫反 于社 成子即成肅公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脤器故曰脤 肅皆謚 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 則法也 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

近思録伊川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

洒掃應對是其然也必有所以然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着則不中矣

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

正蒙書誠明篇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

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

文集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智具而體著矣

欲藏形匿景

莊子漁父篇人有畏影惡去聲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音朔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絶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

速貧速朽之論詳見滕文公上

樂毅所謂慊於志

史記列傳樂毅遺燕惠王書畧曰毅先祖樂羊為魏文侯將後為靈壽人

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

漢書所謂嗛栗姬

西漢外戚傳景帝立齊栗姬男為太子而王夫人男為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為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栗姬日怨謝長

公主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王夫人許之會薄皇
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短景帝嘗屬諸姬子曰吾百
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銜之而
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又
耳曩者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嚔栗姬又陰
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
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號宜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
當言耶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

於避反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男為太子

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

唐杜少陵漫成詩

傳九章

漢之光武亦賢君也一旦以無罪黜其妻云云

後漢郅音質惲音蘊傳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為太子侍講再遷長沙太守郭皇后廢后光武之后也諱聖通真定槀人以寵衰數懷怨懟上怒建武十七年十月廢為中山王太后立貴人陰氏為皇后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惲乃言於帝曰臣聞夫婦

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

所謂絜之百圍

莊子人間世篇匠石之齊至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

賈子所謂度長絜大

過秦論賈子名誼洛陽人漢文帝時官至博士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音鐸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趙由之為守則易尉而為尉則陵守

史記酷吏傳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兼厲王母弟也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由以宗家任為郎按與國家有外戚因屬比於宗室故曰宗家也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

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均等也茵車伏憑軾也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即申屠也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甯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傳十章

王肅事上而好人佞已

魏志王肅傳肅太和中拜散騎常侍肅朗之子字子雍東海郡人

史評曰劉實以為肅方事上而好下佞已此一反也

洪範八政食貨為先

書洪範三八政一曰食謂務農重穀之政也二曰貨謂阜通貨財之政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冦七曰賔八曰

師

後世頭會箕歛

西漢陳餘傳秦為亂政外內騷動百姓罷音疲敝頭會

箕斂以供軍費秦法吏到民家計人頭數出粟以箕斂之為軍需之資財匱力盡

商紂以自焚而起鉅橋鹿臺之財

史記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最樂戲於沙丘徐廣曰最一作聚以酒為池縣肉為林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周武王於

是遂率諸侯伐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斬紂頭縣之白旗

書武成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德宗以出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

唐書陸贄傳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事德宗官中書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兵部尚書謚

曰始帝播遷府藏委棄帝德宗也諱适代宗長子朱泚反帝出走在外至是宣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贄諫以為瓊林大盈於古無傳今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羣下有所觖望不滿所望請悉出以賜有功給軍賞瓌怪纖麗無得以供帝悟即撤其署

公儀子拔園葵去織婦

史記列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休即公儀

子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食其菜曰茹謂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燔焚也云欲令農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讎售也

董子因有與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之喻

西漢董仲舒傳仲舒以賢良對策曰夫天亦有所分去聲予上聲予之齒者去其角言天生萬物賦予有分定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傅其翼者兩其足傅讀曰附附著也言鳥不四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

末末謂工商之業也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猶有用桑弘羊孔僅宇文融楊慎矜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

桑弘羊洛陽賈人之子漢武帝時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作平準之法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賤則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於是賜爵左庶長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乃雨後為御史大夫昭帝朝與燕王旦謀反坐誅并宗族悉誅之

孔僅 漢武帝朝為大農丞領鹽鐵事南陽大冶致生纍千金後為大農令同桑弘羊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竟廢之於是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

宇文融 京兆萬年人隋平昌公弢裔孫辨給多詐唐玄宗朝為富平主簿由監察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籍取匿戶羨田佐用度玄宗除為覆田勸農使鉤檢帳符得偽勳亡丁甚衆擢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括正州縣丘畝招徠戶口而分業之又兼租地安輯戶口使於是諸道收沒戶八十萬田亦稱是歲終羨錢數百萬緡帝悅引拜御史中丞廣置使額以侈上心百姓怨恐有司劾融交不逞作威福其息受賕饋狼籍乃貶融平樂尉歲餘司農發融在汴州給隱官息錢巨萬給事中馮紹烈深文推證詔流于嵓州道廣州惶恐而卒

楊慎矜 隋齊王暕曾孫唐玄宗朝為御史知雜事議輸物有汙傷責州縣償所直轉輕貲入京師自此天下調發始煩後拔御史中丞以蓄讖緯妖言賜死

陳京 字慶復陳宜都王叔明五世孫事唐德宗帝討李希烈財用闕京為給事中與戶部侍郎趙贊請稅民屋架籍賈人貲力以率貸之內怨外忿後以事罷為秘書少監卒

裴延齡 河中河東人唐德宗朝為司農少卿領度支不善財計乃廣鉤距取宿奸老吏與謀以固帝幸因建言左藏天下歲入不貲耗登不可校請列別舍以檢盈虛於是以天下宿負八萬緡析為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為賸庫樣物三十萬緡為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為月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負皆窮人償入無期抽貫與給皆盡樣物與帛固有籍又請以京兆苗錢市草千萬俾民輸諸兆延齡資苛刻又劫

于利專剥下附上肆騁譎怪時人側目屬疾卧第載度支官物輸之家無敢言死人語以相安惟帝悼不已册贈太子太傅

上柱國謚曰繆

論語集註通證卷上

元　張存中　撰

序說

周禮牛人讀為樴義與杙同樴音特又餘式之式二反杙餘式反

地官司徒上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職讀為樴樴謂之杙可以繫牛樴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芻牲之芻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

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十二年事

史記十二年使子路毀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城墮毀也隳同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

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時

孔子世家季康子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

之

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

孔子世家孔子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則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冉求云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利是也𩓑氏曰書社猶今人所謂書會也蓋卿大夫所當得底地謂之采地如這箇却是君之所特與故謂之書社地言以此養其徒也便如齊王欲中國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相似

弟子顏子最賢蚤死後唯曾子得傳孔子之道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顔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按家語亦云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早死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

家語弟子解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與史記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史記云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

韓文原道惟孟子師子思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

子没獨孟子之傳得其宗詳見孟子序說

學而篇

學而時習章

坐如尸立如齊側皆反

曲禮上坐如尸視貌正立如齊磬耳聽

不見是而無悶

乾卦文言

道千乘之國章

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卦彖辭

禮之用章

禮勝則離樂勝則流

禮樂記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富而好禮章

安處善樂循理

董仲舒策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

子貢貨殖

家語子貢家富累千金好販與時轉貨買賤賣貴以殖其貨

為政篇

為政以德章

北極天之樞也

晉天文志天體如鳥卵天包地外地居其中猶卵之裏黄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見隱各一百八十二度强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南北極持其兩端天與日月星辰皆斜而回轉熊氏曰北極當地上常見不隱經星随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也

詩三百章

魯頌駉篇之辭

卒章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音因）有騢（音遐）有驔（音簟）有魚以車祛祛（起居反）思無邪思馬斯徂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

禮器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經禮儀禮也如士諸侯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曲禮禮記也如冠禮始加再加三加坐如尸之類此是小目有三千餘條）

曲禮上毋不敬（毋者禁止之辭敬者

主一無適之謂言毋得不敬也此一句乃禮書綱領也

吾十有五章

聲為律身為度

史記夏紀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

色難章

孝子之有深愛者云云

禮祭義

子奚不為政章

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

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

子張問十世章

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

前漢律歷志天統之正始於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黄至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

禮檀弓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疏曰夏正物之始生其色尚黑以寅為朔殷正物之芽其色尚白以鷄鳴為朔周正其色尚赤以夜半為朔鄭康成以為自古皆改正朔孔安國曰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革命朔制是湯始改朔

八佾篇

季氏八佾舞於庭章

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

左傳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音終）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夫（平聲）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

杜預曰人如佾數服虔曰每佾八人

林放問禮之本章

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抔飲

禮運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音擘）豚汙（音蛙）尊而

抔步侯反飲蕢苦怪反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汙尊鑿地為尊也抔飲手掬之也蕢讀為凷堛也謂摶土為桴也土鼓築土為鼓也

徑情而直行

禮檀弓下子游曰禮有微情者節哭踊有以故興物者衰絰之制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哭踊無節衣服無制

季氏旅於泰山章

禮諸侯祭封內山川

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視者視其牲器之數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

巧笑倩兮章

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

周禮冬官考工記上畫繢之事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禮禮器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道猶行也

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禘王者之大祭也

禮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

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

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

禮明堂位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以人肉為薦羞惡之甚也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度謂丈尺量謂豆區斗斛筐筥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曲阜魯地革車兵車也命魯公

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祭統昔者周公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

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又曰我欲觀周道

禮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

吾得夏時焉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夏小正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得殷陰陽之書也其書存者有歸藏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祭如在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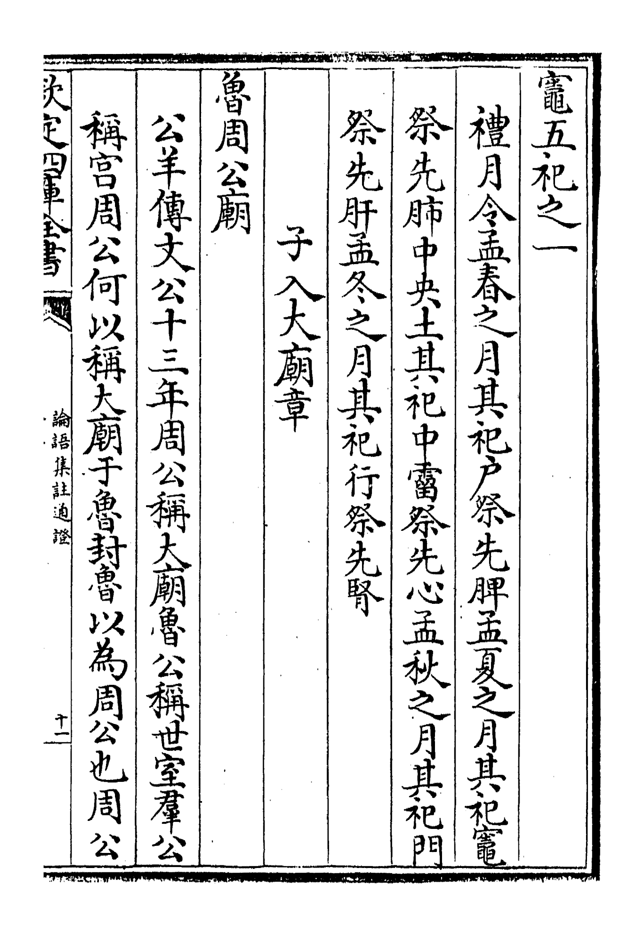
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

禮坊記子云七日戒三日齊側皆反承一人焉戒謂散齊也承

猶事也

祭義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其見所為齊者思之熟也所嗜素所欲飲食也春秋傳曰屈到耆芰祭之日僾音愛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音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音慨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寧媚於竈章



竈五祀之一

禮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户祭先脾孟夏之月其祀竈祭先肺中央土其祀中霤祭先心孟秋之月其祀門祭先肝孟冬之月其祀行祭先腎

子入大廟章

魯周公廟

公羊傳文公十三年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宫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以為周公也周公

拜乎前魯公拜乎後始受封時拜于文王廟也曰生以養周公死

以為周公主

射不主皮章

記曰武王克商

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濟河而西散軍而郊射散軍則不廢農事郊射則不忘武備射宫在郊故曰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

射息也貫革者射穿甲革所以主皮也以樂為節則無事乎貫革矣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

周禮春官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頒讀為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

特羊告廟

禮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端當為冕字之誤也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疏曰天子告朔以特牛諸侯告朔以羊其朝享各依四時常禮故用太牢

魯自文公始不視朔

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左傳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

公羊文公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公曷為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管仲之器小哉章

三歸臺名事見說苑

劉向說苑善說篇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强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内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仲乃

乙娶三姓而備九女故築三歸之臺觀以處之是自傷於民力也

揚雄所謂大器

揚子先知篇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規矩先自方圓然後能使物方圓準繩先自平直然後能使物平直此之謂大器管子不知禮豈足以為大器哉

桓公內嬖六人

左傳僖公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

無子齊侯好內內女色也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有衛姬二故長少別之武孟即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惠公即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孝公即公子昭葛嬴生昭公昭公即公子潘密姬生懿公懿公即公子商宋華子生公子雍宋華氏子姓之女生公子雍

何患於喪乎章

喪欲速貧見滕文公上

里仁篇

觀過斯知仁矣章

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

吳祐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順帝時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四行謂敦厚質樸遜讓節儉也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嗇夫小吏也執役之賤職者姓孫名性為嗇夫私斂民錢五百市買單衣以進與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促歸伏罪促廹性令性祐所出受私賦之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性慙恧恐懼遵父命持單衣詣祐閤下伏罪出首祐屏音丙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

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父還以衣遺去聲之使𫟹歸家謝父教命仍以所市衣遺其父憐其孝也

無適也章

春秋傳曰吾誰適從

左傳僖公五年晉侯使士蔿音委為去聲二公子築蒲與屈士蔿退而賦曰狐裘尨音蒙茸音戎以狐腋為裘貴者之裘也尨茸亂貌言貴者之多一國三公蒲屈大都耦國故獻公與二公子鼎立為三公吾誰適從言城不堅則為公子所訴堅之則為固仇不忠無以事君故不知所適從

事父母幾諫章

與內則之言相表裏

禮內則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音悅)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公冶篇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謂悉索(音色)敝賦是也

左傳襄公八年鄭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修治而汝賦兵也儆而師徒儆戒師旅徒衆也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索盡也悉盡敝邑之兵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

襄公三十一年十月子產相鄭伯如晉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對曰以敝邑褊必淺反小介於大國介間也誅求無時誅責也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章

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

左傳哀公十一年冬衛太叔疾出奔宋（太叔疾即太叔齊）初疾娶于宋子朝（子朝宋人衛大夫）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出宋朝之女）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犂衛邑）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孔文子遂奪其女不嫁太叔疾）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外州人奪太叔疾之軒車以獻於君）恥是二者（太叔疾以奪妻

奪軒二事為恥故出衛人立遺遺疾之弟使室孔姞其一反孔姞即孔文子之女疾之妻也使太叔遺室之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胡簋禮器名夏曰胡周曰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

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非經天緯地之文

史記謚法解惟周公太公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謚遂敘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古者有大功則賜之善號以為稱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

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名謂號謚經緯天地文經緯天地相錯而成如織之成文也道德博聞文勤學好問文慈惠愛民文愍民惠禮文錫民爵位文公叔文子之文錫民爵位之文順理而成章之謂

子産有君子之道四焉章

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

左傳襄公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産政子産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

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嗣續也

臧文仲章

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

左傳文公三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

祀也僖是閔凡不得為父子嘗為臣位應在下令居閔上故曰逆祀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展禽柳下惠也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不與立於朝也非已欲立而立人之道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禁絶來遊而廢之妾織蒲以蒲為席是與民爭利也三不仁也作虛器謂居蔡之室而山節藻梲也有其器無其位故曰虛縱逆祀聽夏父弗忌躋僖公祀爰居三不知也

按家語顏回篇曰置六關王肅云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客故為不仁傳曰廢六關未知孰是姑并録之

臧文仲居蔡章

祀爰居之義

國語魯語海鳥曰爰居海鳥似鳳大如馬駒一名雜縣海有大風冬煖之災來辟之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魯國東門外棲止凡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文仲以為神命人祭之非國典也難以為仁且智

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章

子文姓鬬名穀於菟

左傳宣公四年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音虎皐滸楚地遂滅若敖氏越椒戰敗而死莊王遂滅其族初若敖娶於

鄖音云又作䢵若敖楚之八世祖娶鄖國之女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音蓄於鄖淫於鄖子之女伯比私淫於鄖子之女生子文焉鄖夫人使棄諸夢音蒙又如字中鄖女之母夫人知之使棄所生之子於夢澤之中虎乳之鄖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言其女私通伯比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奴口反謂虎於菟音烏徒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去聲伯比實為令尹子文鬬氏始自子文為令尹

崔子弑齊君

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為崔子猶自應有冠崔子因是又以其間去聲伐晉也間晉之難而伐之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伺公間隙五月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

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疾問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謂崔子宮近公宮陪臣干胡旦反掫將侯反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掫行夜言行夜得淫人或淫者詐稱公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夜戒有所擊也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與墜同遂弑之

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

左傳莊公三十年楚鬬穀於菟為令尹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子文以為功使子玉為令尹

曰按莊公三十年楚成王立九年子文為令尹凡二十八年　杜氏矣僖公二十三年即成王之三十六年也楚自武王三十七年僭稱王魯桓公之八年也武王五十一年卒子文王立文王十三年卒子堵敖立堵敖五年卒弟成王立僖公元年楚成王之十四年也楚伐鄭鄭即齊故也五年楚鬬穀於菟滅弦六年楚子圍許許男面縛銜璧乃釋之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五年楚人伐隨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二十一年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諸侯會宋公于盂楚執宋公以伐宋已而釋之二十二年楚人伐宋宋公及楚人戰于

泓宋師敗績公傷股明年宋襄公死二十三年楚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此僭王猾夏之事也

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杜氏曰按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弒齊君是時陳文子出奔二十六年不經見至二十七年文子有弭兵之說則文子自出奔復反於齊凡二年

三思而後行章

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

左傳文公六年秋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音煙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過求不用何害於事此所謂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也

宣公簒立文子不能討反為使齊而納賂焉

左傳文公十八年二月公薨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

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叔仲惠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惡太子視其母弟殺視不書賤之也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篡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會于平州平州齊地在太山牟縣西以定公位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

甯武子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章

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閒盡心竭力不避

艱險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衛侯聞楚師敗楚成王與晉文公戰于城濮衛地也楚師敗績衛成公聞之懼出奔楚初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弗許晉伐衛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聞楚敗出居襄牛之地以避晉而遂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元咺衛大夫叔武衛侯弟奉叔武使攝君事以受盟于踐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音狩夷叔即武叔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

與衛人盟于宛濮甯武子甯俞也時從衛侯在外故與衛人盟于宛濮之地曰載書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捍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甯武子患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國人長牂音臧守門以為使去聲也與之乘去聲而入長牂與甯

子共載而入國公子歂市專也犬華去聲仲前驅衛侯遂驅掩寧子末備二子並衛大夫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去聲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音鉗莊子為坐坐獄為主士榮為大士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坐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傳曰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坐獄於王庭各不身親蓋今勘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衛侯不勝三子辭屈故不勝殺士榮刖音月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

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槖音託饘

音旃焉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為己職槖衣囊饘糜也言其忠至所慮者深元咺歸

于衛衛侯既執故元咺得歸于衛立公子瑕瑕衛公子適也元咺立之以為君僖

公三十年夏晉侯使醫衍酖音鴆衛侯衍醫名晉文實怨衛侯欲殺之

而罪不及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甯俞貨醫甯武子視衛侯衣食得知其謀乃以貨賄

納賂于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去聲之請魯僖公與衛同好故為之請納

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與玨同二玉相合曰瑴襄王與晉侯皆玉十玨王許

之襄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論語記甯武子此其愚不可及也杜氏曰按左氏僖公二十

五年衛文公卒子成公立僖二十六年即衛成公元年也經稱公會衛甯速盟于向速甯莊子則莊子速事成公矣至僖公二十八年傳稱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名俞速子即成公即位之三年也以此考之甯莊子當死于成公二年左右而子俞為大夫則武子未嘗事文公而集注謂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與此少異

盍各言爾志章

易曰勞而不伐是也

繫辭上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 見下泰伯篇

雍也篇

雍也可使南面章

莊周所稱子桑户者

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

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

劉向説苑修文篇孔子見子桑伯子伯子魯人子桑户也子桑

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

質美而無文吾欲説而文之説音税下同孔子去子桑伯

子門人不說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易簡易野鄙野也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大簡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章

若舜之誅四凶

書舜典流共工窮奇于幽州放驩兜渾敦于崇山竄三苗饕餮于三危殛鯀檮杌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伯牛有疾章

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

喪大記疾病外内皆埽君大夫徹縣音玄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疏曰病者雖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

子游為武城宰章

如飲射讀法之類

周禮地官黨正春秋祭禜音禜五百家為一黨其正於春秋二時禜祭日月星

辰水旱之類國索鬼神而祭祀歲十二月大蜡之時索鬼神萬物而祭之則以

禮屬民而飲酒于序序學名合聚其黨之民而行鄉飲之禮于序以正齒

位壹命齒于鄉里一命為下士以年與衆賓相次再命齒于父族再命

為中士則以年與族人相次而衆賓不敢與之齒矣三命而不齒三命為上士則雖父族亦

不得而齒焉故席于尊東

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物猶事也謀於衆庶復求賢能養于

鄉學以補所興之缺一曰和發而中節二曰容動皆合禮三曰主皮不失正鵠

四曰和容容體比於和五曰興舞節比於樂州長春秋以禮會

民而射于州序解同上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有教則有治政令則所以輔教治者法則其條目也正月之吉各屬音祝下同其州之民而讀法屬猶合也聚合其州之民讀教法而示之

黨正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如州長之禮三月在州三時在黨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百家為族戒以勑其怠忽令所以輔戒而政事則次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屬民讀法州長以正月黨正以孟月族師則每月舉得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二十五家為閭其胥掌其徵召之命令以歲時

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既比（必二反）則讀法（既比人數之後則讀法以戒數之）

孟之反不伐章

事在哀公十一年

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國書高無平（與丕同）帥師伐我孟孺子洩帥右師（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彘也）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逐右師）孟之側後入以為殿（之側孟氏族也字反）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子見南子章

孔子至衛南子請見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衛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弟兄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音向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音悅孔子矢之曰予所不浮九反者天厭之天

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招搖翱翔也孔子曰吾未見好去聲下同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有見其小君之禮

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哀姜齊襄公之女也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奢誇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

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名弑莊公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音太宫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是與有如上帝乃歃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因自歃

述而篇

述而不作章

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

虞德篇有商老彭之語薛氏曰老彭殷賢大夫即莊子所謂彭祖也名鏗堯臣封

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世本云姓籛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

自行束脩以上章

相見必執贄以為禮

禮曲禮下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摯匹（音木）童子委摯而退（摯之言至也童子委摯而退不與成人為禮也）（匹鶩也）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纓馬繁纓也拾為射韝）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

子之所慎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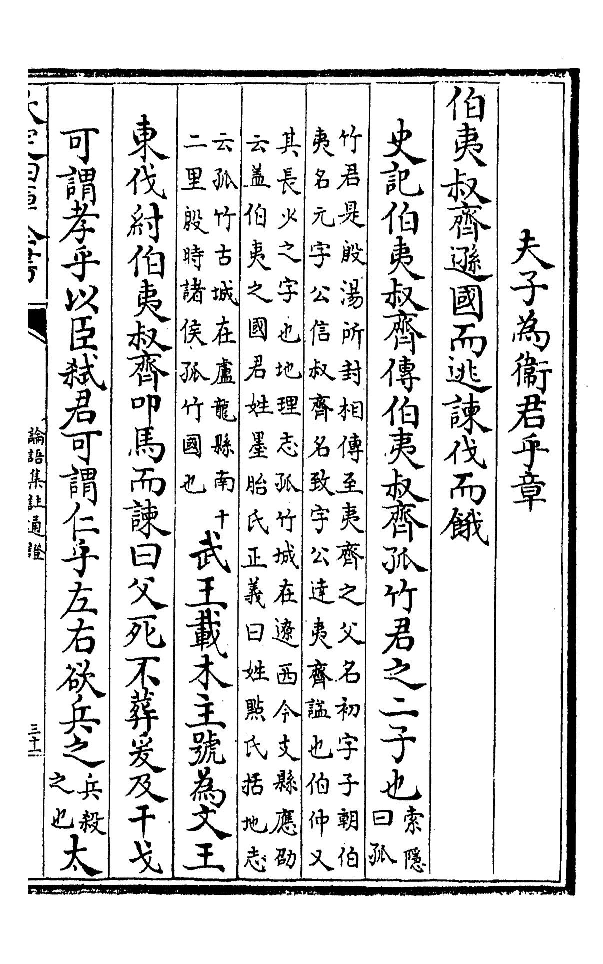
齊之為言齊也

禮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側皆反之為言齊如字下同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

子在齊聞韶章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

孔子世家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大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



夫子為衛君乎章

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

史記伯夷叔齊傳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曰孤竹君是殷湯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齊謚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也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應劭云蓋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正義曰姓默氏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也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兵殺之也太

公曰武王田于渭得呂尚父謂曰吾太公望子久矣號曰太公望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謂不食周禄也隱於首陽山首陽山即雷首山之陽在河東府河東縣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南

加我數年章

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孔子世家孔子晩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絶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章

俛焉日有孶孶而不知年數之不足

禮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孶孶斃而後已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

不娶同姓謂吳孟子者

禮坊記取去聲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厚猶遠也故買妾不

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魯昭公娶於吳吳亦姬姓故諱曰吳孟子者假托以為子姓也

子路請禱章

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

儀禮士喪禮記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牖下有疾病者齊音劑憂也正情性也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養者皆齊徹琴瑟疾病外內皆埽徹褻衣加新衣御者四人皆坐持體為不能自轉側御者今時侍從之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絶氣纊今之新緜易搖動置口

鼻之上以為候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乃行禱于五祀謂門戶竈行中霤盡孝子之情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乃卒

泰伯篇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章

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吳越春秋古公三子古公周大王之本號也後乃尊為大王名亶父公劉九世孫也有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一名虞仲仲雍字孰哉少曰季

歷季歷娶大任列女傳曰大姜有台氏之女大任摯任氏之中女王季之妃文王之母也生子昌有聖瑞尚書帝命驗云季秋之月甲子赤爵御丹書入于酆止于昌户其書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不枉不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不仁守之不及其世此盖聖瑞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意欲傳國于季歷以及于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因名曰季歷太伯仲雍望風知指言二子知其意曰歷者適也知古公欲以國及昌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于衡山太伯仲雍托與大王採藥治病於衡山而讓國遂之荊

蠻 荊者楚之舊號以州而言曰荊蠻者閩地南夷之名也正義曰太伯奔吳所居城在蘇州北五十里常州無錫縣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見存而云亡荊蠻者楚滅越其地屬楚秦滅楚其地屬秦秦諱楚故曰荊故通號吳越之地為荊及北人史加云蠻勢之然也 斷髮文身 俗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 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荊蠻國民而君事之自號為句吳 吳言句者夷之發聲猶言於越耳吳名始於太伯明以前未有吳號地在越楚之界故稱荊蠻也 吳人或問何像為句吳太伯曰吾以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故自號句吳非其方乎荊蠻

義之從而歸之者千有餘家共立以為勾吳數年之間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及於荆蠻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三讓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讓

左傳僖公五年宫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杜預曰不從父命俱讓適吳仲雍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

曾子有疾章

君子曰終小人曰死

禮檀弓上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

禮祭義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

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頃當為跬聲之誤也大藥反

立於禮章

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見大學或問

民可使由之章

朝四暮三之術

列子黄帝篇宋有狙公者善養猨猴之人故號曰狙公愛狙養之

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已也先誑之曰與若芧（芧栗也一云橡子也芧音序）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

子罕篇

拜下禮也章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

儀禮燕禮為君燕卿大夫之禮公坐取大夫所酬觶興以酬賔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賔升成拜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

子畏於匡章

陽虎曽暴於匡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

類陽虎拘焉五日顔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顔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索隱曰家語子路彈劔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圍而去今此取論語文王既没之文及從者臣甯武子然後得去蓋夫子再厄匡人或説辭以解圍或彈劔而釋難今此合論語家語之文以為一事故彼此文交互耳

太宰問於子貢曰章

太宰官名或吳或宋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

宋世家殤公立以孔父嘉為司馬華督為太宰至平公以向帶為太宰魚府為少宰杜氏曰按春秋之時以太宰名官者惟吳宋與魯耳吳有太宰嚭宋有太宰華督事殤公其後九世至平公乃以向帶為太宰平公即位之歲距孔子過宋歷二公八十餘年其閒或廢或不雖未可知然左氏及史記亦不復載不可考也況孔子過宋時

遭桓司馬之厄遂微服而去豈復有問子貢者歟疑此太宰即吳嚭也吳與魯會繒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焉則此當是吳太宰而亦當在此年也魯自公子翬請於隱公欲殺桓以求太宰其後不復見

欲罷不能章

非所謂窈冥昏默

莊子在宥篇黃帝曰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音厥)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去聲)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烏了反)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章

曾子將死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

禮檀弓曾子寢疾病（疾重曰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子春曾子弟子）曾元曾申坐於足（元申曾子之子）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華板反華畫也睆明貌）大夫之簀與（平聲下同）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音句）然曰呼（瞿然驚貌呼虛憊之聲）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革急也）不可以變（變動）

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斃仆也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

子欲居九夷章

東方之夷有九種

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竹書紀年曰后芬即位三年九夷來御也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竹書紀年曰后泄二

十一年命畎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后相即位二年征黄夷七年于夷來賓後少康即位方夷來賓也 一

曰東夷九類玄菟樂浪高驪蒲飾鳧臾索家東屠倭人天鄙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章

史記孔子居衞靈公與夫人同車見前子見南子下

後生可畏章

曽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

修身篇曽子曰年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藝矣

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七十而未壞雖有後過亦可以免矣

衣敝緼袍章

袍衣有著著者也著音貯

禮玉藻纊音曠為繭緼為袍衣有著之異名也纊謂今之新綿也緼謂今纊及舊絮也禪音丹為絅音烱有衣裳而無裏帛為褶有表裏而無著

未可與權章

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

繫辭下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鄉黨篇

朝與下大夫言章

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

禮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官百舉成

數也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揖所與立章

上公九命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春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壹命受職始見命為正吏謂列國之士於子男為大

夫王之下士亦命受職治職事一再命受服受服受祭衣服為上士此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為卿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王之中士亦再命則爵弁服三命受位受下大夫之位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也王之上士亦三命四命受器受祭器為上大夫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禮運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王之下大夫亦四命五命賜則則者法也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王莽時以二十五城為則方五十里合今俗説子男之地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焉六命賜官子男入為卿治一官也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七命賜國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者出就侯伯之國八命作牧謂侯

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一州之牧王之三公亦八命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命者長諸侯為方伯

擯用命數之半

周禮秋官司寇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冕服九章介九人禮九牢擯者五人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冕服七章介七人禮七牢擯者四人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

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冕服五章介五人禮五牢擯者三人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

又擯相之容

周禮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以詔者以禮告王

入公門章

人君宁立之處

禮曲禮下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

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當依而立者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户牖之間綉為斧文也亦曰斧依爾雅曰門屏之閒謂之宁

兩手摳衣使去地尺

禮曲禮上兩手摳衣去齊尺

氣容肅也

禮玉藻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音咨遬音速謙恭貌也遬謂戚戚也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

氣容肅似不息也立容德色容莊

執圭鞠躬如也章

諸侯命圭

周禮冬官考工記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賜耳

使大夫執以通信

禮郊特牲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

所以申信也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以君命聘則有私見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

執輕如不克

禮曲禮下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

舉前曳踵

禮玉藻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踵謂足後跟也謂曳足跟行不離地也

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又曰發氣滿容

儀禮聘禮公受享幣擯者出請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客者也擯出請賓不必賓事之有無賓裼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許受之庭實工庭中所陳設之物下文皮幣馬是也工庭門屏之內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皮虎豹之皮攝之者右手并執前足左手并執後足毛在內不欲文之豫見也內攝之者兩手相向也入設亦參分庭一在南言則者或以馬也凡君於臣臣於君麋鹿皮可也記及享發氣焉盈容發氣舍氣也衆介北面蹌七羊反焉衆介者士也蹌容貌舒揚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章

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

君子偕老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

玉不去身

禮曲禮下君無故玉不去身

觿礪之屬

禮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紛帨拭物之巾也刀礪小刀及厲礱也小觿解小結也觿貌如錐以象骨為之金燧可取火於日

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遰音滯　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彄也遰刀鞞也）木燧鑽火也

偪屨著綦（偪行縢　綦屨繫也）

食不厭精章

聶而切之

禮少儀牛與羊魚之腥聶（直涉反）而切之為膾（聶之為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　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聶而不切（軒音獻）菹類也

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

禮王制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物未成不利人木不中伐不粥於市伐之非時不中用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殺之非時不中用月令季冬始漁周禮春獻鼈蜃

漢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

後漢陸續傳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續詣洛陽詔獄漢明帝時楚王英謀反連及太守尹興及續時為尹興掾故坐就獄續被掠考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持急無緣與續相聞覘丑廉反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雖見考苦毒

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得食知母至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為獄門吏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使者欲召守獄門吏案問之）續曰因食餉羹識母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嘗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謁舍所謂停主人之舍也）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即赦興等事還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卒

用醬各有所宜

禮內則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凡濡為烹之以汁和也苦苦荼也用以包豚殺其氣卵讀為鯤鯤魚子腶丁亂反脩蚳直其反醢腶脩捶脯施薑桂也蚳蚍蜉子也脯羹兎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

酒以為人合懽

禮樂記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一獻士飲酒之禮百

拜以喻多故酒食者所以懽合也

肺為氣主

素問五藏生成篇諸脉者皆屬於目諸髓者皆屬於腦諸筋者皆屬於節諸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肺藏氣故也

六十杖於鄉

禮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愚謂朱子獨引六十杖於鄉不曰七十八十九十者省文也言六十則七十以上者可知蓋六十杖於鄉而於鄉字切言於國於朝則於鄉不必言也杖於家者則未可杖於鄉故立侍以聽政役此見集註釋之精也

周禮方相氏掌之

夏官方相氏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可畏怖也帥與同率百隸隸同而時難音儺帥領百隸之人而歲除難以索室毆疫

以索室中疫鬼而驅逐之月令季冬命國儺索搜也

君賜食章

或餕餘故不以薦

禮曲禮上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履齋孫氏曰所謂餕餘者食物之餘雖妻子皆卑而父與夫亦不以食餘之物而祭之嫌其黷也然則非食物之餘焉有不祭者乎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

天官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飯也飲

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凡養之具大略有四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殺牲盛饌曰舉王一日舉以朝食也后與王同庖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謂物牢鼎之實亦九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侑猶勸也祭謂扚肺脊也禮飲食必祭示有所先品者每物皆嘗之道尊者也扚寸本反卒食以樂徹于造

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

前漢酈食音異其音基陳留高陽人事高祖曰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天者人資而生者也王資民力而生不可忽也食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故民以食為天

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

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登上也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戶籍也下猶去也每歲更著生去死）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

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禮玉藻君子之居恒當戶（鄉明）寢恒東首（首生氣也）若有疾

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敬天之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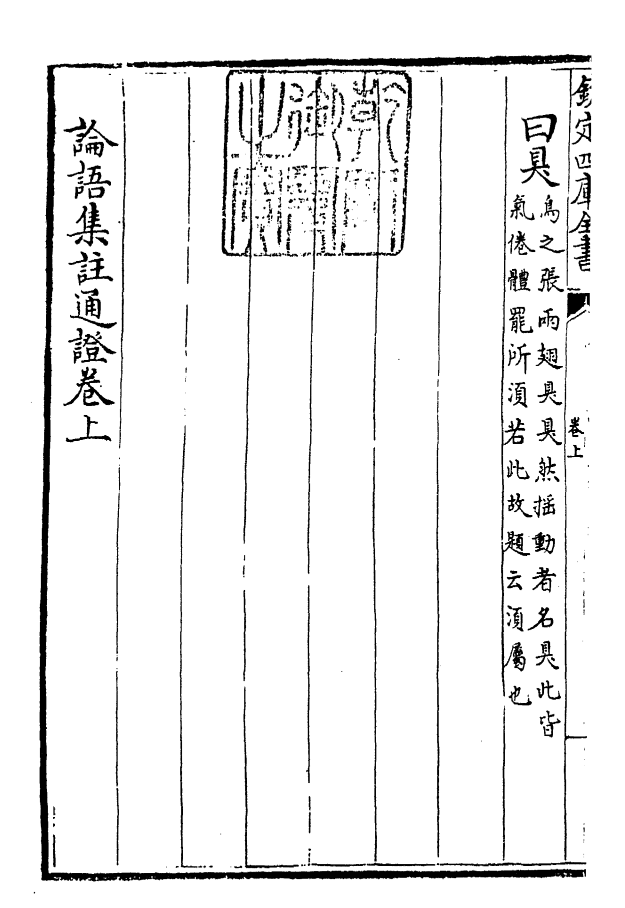
顧不過轂

禮曲禮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巂立平視也巂猶規也謂輪轉之度式視馬尾顧不過轂轂車轂也若轉頭不得過轂過轂則掩後人私也

色斯舉矣章

嗅當作臭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

爾雅釋獸須屬獸曰釁許靳反獸之自奮迅動作名釁人曰撟紀小反人之罷倦頻伸夭撟舒展屈折名撟魚曰須魚之鼓動兩頰若人之欠須導其氣息者名須鳥



狊 鳥之張兩翅狊狊然搖動者名狊此皆氣倦體罷所須若此故題云須屬也

論語集註通證卷上